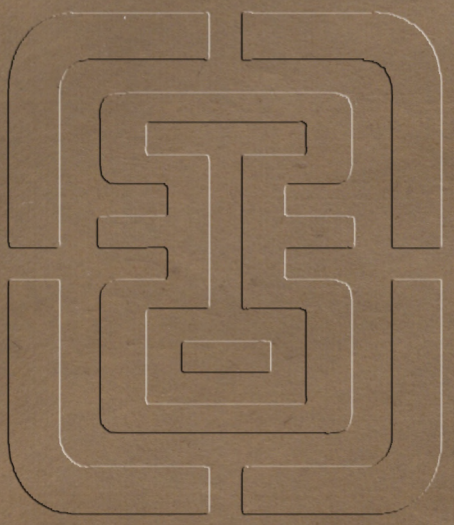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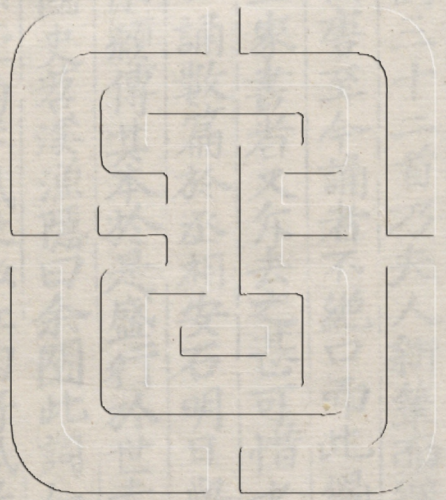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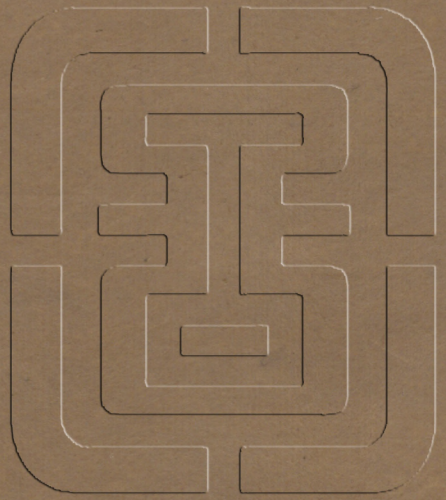


2087



增修詩話總龜
一一





秋林門

王夫人詩

詞無異自

受詔天

錦而歸口

王姓為

人事民

通楊柳

中黎

一蜂紙所書花

可與王達

道非不見取前

今語寫入三

書語及之而

人偽蜀道神

龍也九曲遠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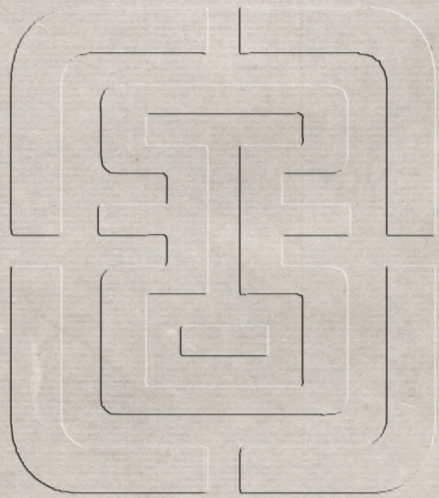
量書無未往

遊或大銀筆先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一

歌詠門

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民三家所獻書得一牋紙所書花
蓋夫人詩三十二首乃夫人新筆而辭甚奇與王建宮
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
受詔定三家書者又介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
館而歸口誦數篇於丞相安石明日與中書語及之而
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世夫人僞蜀孟昶侍
人事具國史苕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
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
中黎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携來候宴遊試炙銀笙先按



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教
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來前內人追逐採蓮
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把來齊拍水並船相聞濕羅衣
厨舡進食簇時新待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先索膳
隔巷催喚打漁人皆清婉可喜花蓋又別有逸詩六十
六篇有近世好事者旋如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
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
帶最風流斜挿銀篔簹慢裹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
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刻
作神仙女對捧金盃水上來

王平甫

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盟匝及

且有書謝畧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
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訊之
云是夕忽當沈濯焉

緜素雜記

唐高宗燕群臣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
壁友情若臭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許尹周詩話
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其一云春晚落蒼餘碧草
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馬邊城暮雨映踈簾綉閣空
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絮雪
愁縈骨泪洒繡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
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絃愁是斷弦琴淮
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本其後有人題詩十

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
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
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即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
也世以為少游所作亦非也若溪漁隱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竊是
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唯曉外繞七言
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傳古亦謂辭句脫
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
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
之脫畧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
效此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舛脫蓋沈公未

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
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為弗類意蘇
氏詩圖之色為不耳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
五七言之詩各隨其所行而為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
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
其舊而并錄於其首云東觀餘論

載璇璣圖序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
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
撻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護毀交至滔益忿
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
蘇悔恨自傷因織錦回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

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遺蒼頭賁至襄陽滔
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閑中而具車從迎蘇氏
思好為重茗溪漁隱曰王白寮有點絳唇一詞送韓濟
之歸襄陽云峴首亭空勸君休隨羊碑泪宦遊如寄且
伴仙翁醉說與鮫人莫解江皋珮將歸思暈紅紫翠袖
織回文字初寮用事以其漢上故然於送人之詞似難
用也侍兒小名錄

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
唐人作楊柳枝辭曰認得楊靜婉腰後人却除家字只
使揚靜婉娛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云
鶯有子夜歌晉有子夜女善歌非當時可及也詩齊周詩話

古今詩人詠嬾人者多以歌舞為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
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秦妙
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
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學舞俱回雪分歌共落
塵陳陰鏗侯司空宅咏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蒼落舞衫
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兩日池上舞前溪更信趙王看
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搃看妓詩云並歌時
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惠道夜聞隣妓詩怨歌声易斷
妙舞態難收陳元琰春園听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
飄舞衣釋法宣觀詩云舞袖風前峯歌聲扇後嬌王勣
咏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刘希夷春日閨

人詩以池月怜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有以歌
扇對舞者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

杜子美取以為艷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復齋錄

綠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為

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

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聖問以美色無益於是

遂以巨石填之茗溪漁隱曰山谷詩云欲買娉婷供煮

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太平廣記

石季倫王明君辭云延我以穹庐加於闕氏名闕氏單于

妻也上烏前下章移切前漢匈奴傳曰冒頓後有爰闕

氏生少子顏注闕氏匈奴皇后號劉貢父云匈奴單于

號其妻為闕氏耳顏便以皇后解之大俚俗也西河舊

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

嬾人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紅藍北人採其花

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嬾人粧時用此頰色殊鮮明

可愛匈奴名妻闕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

君詩云闕氏統聞易妾名婦期長似俟河清則誤讀氏

字為姓氏之氏矣 藝苑雌黃

古今辭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

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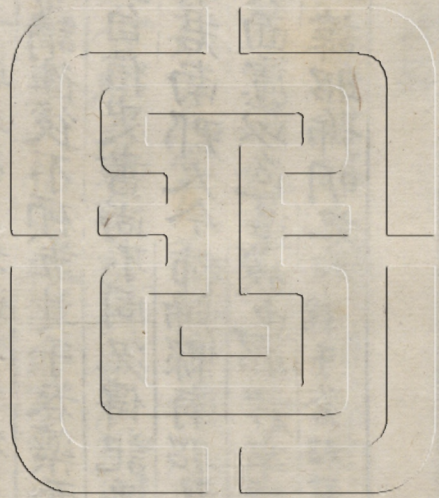
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 茗溪漁隱

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双髮負薪女炙面謹勿輕離家

詩言總集卷之四十一
五
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
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
之也復齋漫錄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濟漢氏元帝以後宮良
家子王昭君字嬀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
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
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
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
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與之其言不
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
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

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誅毛延壽琴操之按又言本齊
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異人求之
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嬀對
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
無所攷正自信史書尚不同况傳記乎要之琴操鼠牴
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
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
晉以文王諱昭號明妃云韓子卷昭君圖叙



集一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二

鬼神門

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昏夜於鼓腔中與人語
言尤知未來事時晏元憲守陳方製小錄一揆脩改未
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遊題詩云黃宇陂頭有月明強
踏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落花遠恨生化
為白鶴飛去明月又題一首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
蒼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亦婉約
可愛許考周詩話

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

詩話續集卷之四十二下
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兩詩因率爾請賦頃刻書滿紙
其警句云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 同上

雲齋廣錄載司馬槓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恋花詞一

閱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荅開荅落不記流

年度燕子却啣春色去黃昏幾度消消雨蟬髮犀梳雲

欲吐檀板新聲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覓處淒涼明

月生秋圃 荅溪漁隱

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泪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票

東坡樂章有秋雨晴時泪不晴之語 復齋漫錄

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

赴水曰有嬾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

冲烟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余讀

張君房勝說進士謝朓寓居宝應晚至縣橋忽見女郎

自舟中出曰某楚小坡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二首

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破月冲烟任意遊金玉滿堂

無用處早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

今休苦更思商兒家自有清溪水飲著方知氣味長前

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數字更有二首為異至謂寶應

亦同君房著勝說在真州時不應東坡少游之志也 復齋漫錄

余讀江南錄丘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迺入一第中具

飲其旁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

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

求之荅曰它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
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焚故書必毀而燭之蓋可信
也 文昌雜錄

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
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厨間與群婢相
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夕亦不以為怪公呼問之即下
階拜之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為禍公亦置而不
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妊群婢戲之自言非
久當產遂月餘忽不見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
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見聞錄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絢有子年十七八不善作詩忽咏落

荅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
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是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
自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荅舞山
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汝陽王璿明星
愛之乃隨遊幸璿常戴研光帽打曲上有摘紅撿荅
一朶置之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荅不落墜上笑此事
與前極相類後齋漫錄

陳甲為成都守李西美舉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竹
齋紹興二十一年四月西美浣花面得疾旬日間甲已
寢聞堂上婦人語笑声即起應門窺觀有女子十餘皆
少艾有容色而衣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立或步履

中甲猶疑其為帥家人以主人翁病輒出但怪其多也
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為樂賦詩乎即口占曰晚雨
簾纖梅子黃晚雲捲雨月侵廊陰把酒不成飲識者無
情更斷腸一人應者答之曰舊時衣服及雲霞不到迎
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祇因古木記宣華餘人方
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為鬼物忽寂無所見
后以語蜀郡父老皆云孟氏有國時嘗造宣華殿於
摩訶池上今郡堂乃其故趾所見之鬼妾云西美病遂
不起 夷堅志

魯直自黔安出峽登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捲曲闌獨
倚江展暮天無際泪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

花亂委撲漉沙鷗驚起詩句始成時沒入蒼烟叢裏魯
直讀之悽然曰似為予發也不知何人所作所題筆勢
妍斬歌斜類女子而有眼泪不曾晴之句不然則是鬼
詩也是夕有女子絕艷夢於魯直曰我家豫章吳城山
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
能識之魯直驚寤謂所親曰此必吳城小龍女也 冷齋夜話

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蔣花木一日有金犢車從數
女奴皆艷麗下飲于庭邀生同坐甚欵洽將別出小碧
牋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一片時惆悵深
閨獨歸處晚鶯啼斷綠楊枝 侯鯖錄

張確嘗游嘗上白蘋洲見碧衣女子携手吟咏一篇云碧

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
玲瓏玉花截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
化為翡翠飛去樹萱錄

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於駟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
醉秋色碧溪彈夜弦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
見樹萱錄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墀翠杓為君
斟酌今時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鬼詩也山谷云
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翰林蘇公以為然又一篇云玉
戶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左右
成行紈綺續紛翠眉紅粧王歡轉盼為王歌舞頭得君

歡長無火苦蘇公以為邯鄲宮中金石絲簧此兩句不
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極難得耳醉中為余書此張文
潛見波谷論說鬼詩忽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
語二公大笑王直方詩話

東坡作慶州八境詩曰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記
慶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
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
市多賢器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
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豈鉉未嘗見十
道四蕃志也漫叟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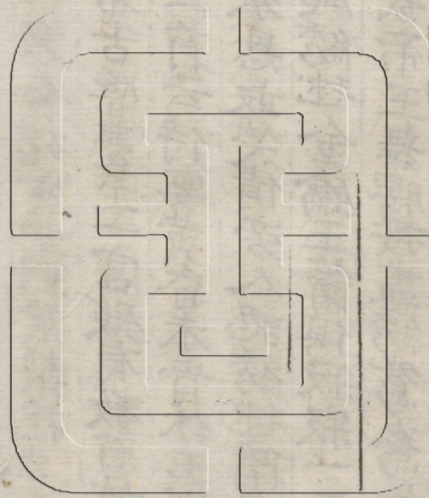
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綉嶺宮前白髮人猶

唱開元太平曲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
得荷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
浴漾采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回再摘看爺娘
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
爲灰不堪著惆悵金泥撲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
布施剛畱得恰似相逢李少君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
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本蘭歌余與魯直壽朋友會于伯
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所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
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云忽爲劫
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光蒼半落松風晚清吾每
愛此兩句 東坡

酉陽雜俎載鬼詩兩篇山谷喜道之其一曰長安女兒踏
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娥眉空帶九
秋霜其二曰流水水洄洄芹芽織鳥雙飛客還家荒
村無人作寒食殞宮空對棠梨花 洪駒父詩話

李真言字希古嘗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拋毬人唱一詩
覺而記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塔夜色月如流朝
來自覺承恩最笑情旁人認綉毬隋家宮殿鎖清秋曾
見嬋娟颺綉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堪
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按盡綉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
不是金爐舊日香今古詩話中載此詩只有二首不及
此詳備故盡錄之 侯鯖錄

百家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二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三

釋氏門

坡贈辯才云我比陶令愧公為遠公優時辯才退居未嘗
出入坡往見之遂出至風篁嶺又云如使北山人來記
二老游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皆
一儒一釋也又寄叅寥閣少游失解云底事秋來不得
解之定中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
放榜後詩云借問至公誰可仰支郎天眼定中觀不惟
兼具儒釋又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若溪詩話

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別此不消魂 坡云古今
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通徹無碍釋氏所謂

具眼也

同上

端師子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為號秦少游聞其高道請申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笑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開秩目誦數句即持錢地坐去其缺簿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處對端拙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誠敬信端見堪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擢之而去

章相子厚請升座使余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擢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听僧官宣至此以手擲榆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頷大笑曰我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僧宝傳

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

章汀草畔浦荅旁靜鳴榔自來好箇漁父家風一片瀟

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岑寂其語

不能如是茗溪漁隱曰傳燈錄云玄沙福州閩縣人姓

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十

忽慕出塵乃弃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用此事

也山谷

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余細味之句格故佳但異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真處若東坡和陶詩立削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真處德洪不善評詩此豈足憑哉若溪漁隱帥住天台梅子直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什麼處去師曰流水可隨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出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変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闍師住山乃令一

僧到問曰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耶心是佛我便向遮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遮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耶心耶佛其僧迴奉似馬祖又云大衆梅子熟也茗溪漁隱曰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云寺聞岑寂知何許想到千岩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本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傳燈錄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尔可刺尔眼不可隱我脚一切衆生顛倒皆類如此乃知梵志是大脩行人也昔茅容季偉田家子尔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

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為四海名士此翻著複法也今人以珍饈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合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山谷王荅志

明州妙音僧法淵為人陽狂日飲酒市肆歌笑自如勺錢於人得一錢即欣然以為欣得之多復與道路廢疾窮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於術數故號淵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掉頭不答惟云去去有喪之家必往哭之塋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其意人以其狂又號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僧侶然出問話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又了顛荅曰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大覺默然皆眾驚愕一日忽於市相別携

酒一壺至郡守宅前據地而飲觀者十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眾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音跌坐而化頌曰吐吐平生顛蹶欲問臨行炉中大雪真相至今存焉

三山老人語錄

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之游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踈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賈荅曰老道士這裏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覓活誰知措

大叅禪

東泉雜錄

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有

句云疑神入混茫萬又成虛空予愛二才子吐辭精敏
之力等入道深密之狀同合而書之聊資以用法藏碎
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
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
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弥年其
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碁响度日長廊轉柳陰
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
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許彥周詩話
城外土饅頭餚草在城裏一人吃一箇莫嫌沒滋味已且
為土饅頭尚誰食之今改預先著酒澆使教有滋味山谷
王梵志

余在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
真像甚竒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聲聞解唾
根少叢林漢亂山門不知何處羅齋去不見雲堂第五
尊明日有女子來拜叙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
夢一僧來言曰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
乎既覺而鄰家邀飯入其門見壁間有畫異僧形像了
然夢中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閣藏之
冷齋夜話

元豐間嘗久旱 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
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中貴人道夢中
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三尊略

彷彿郎迎入內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辜所望神僧吐霧應精求元叅厚之云仙驥繭雲穿仗下佛蒼吹雨布天流蓋記此事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

石林詩話

曾直使予對句云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看花魯直罪予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予竟不曉此論

冷齋夜話

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於作贊又雜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也哉其詩云

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迹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牀折我自三門如冷灰盡日長柳卷風葉又為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競爽見於言語文字間若於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

荅溪漁隱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為句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浪痕圓之句出於此也

復齋漫錄

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來瘦作松真方外語也

詩說

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賴可東溪集亦有霜
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即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
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作邪四絕中
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鬟清風明
月元無主七我烟蘿茅數間味清馱可愛若溪源隱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三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四

釋氏門

予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猿聲悽
動作詞曰凝祥宴罷聞歌吹畫轂走香塵起冠壓蒼枝
馳萬騎馬行燈閣鳳樓簾捲陸海鰲山對當年曾看天
顏醉御杯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吹夢嶺猿
啼月一枕思歸泪又有懷京師詩云十分春瘦緣何事
一掬歸心未到家茗溪漁隱曰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
所訓惠洪身為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
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無識之甚

邪冷齋夜話

往年余宰分寧覺範從高安來館之雲嵩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帑求詩於覺範覺範斯須立就余見之不憚曰詩當少加思豈若是容易乎覺範笑曰取笑吾意而已相別十年覽其遺編追記平生不覺墮泪余欲刪去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仍為作序以示世人老懶未暇也僧中初無具詩眼者已刻版書肆每以為恨韓子已收一霎掛龍雨勿起千岩撼鷓風挂龍對撼鷓皆方言古今人未嘗道又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雪浪齋日記云余至瓊州劉家叟方飲於張守之席三鼓云遠急足來覓長短句欲問叙何事叟視燭有蛾撲之不去曰為賦

此急足反走持紙曰急為之不然獲譴也余口授吏書之曰密燭花光清夜闌粉衣香翅遶團團人猶認假為真實蛾豈將灯作火看方歎息為遮欄也知愛處實難拚忽然性命隨烟燭始覺從前被眼瞞叟醉笑首肯之既比渡夜發海津又贈行為之詞曰一段文章種性更謫仙風韻畫戟叢中清香疑宴寢落日清寒落花信愁似海洗光詞錦後夜掃舟雲濤喧醉枕冷齋夜話東坡長短村南村北響縑車參寥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秦少游孤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高齋夜話

吳僧道潛有標置常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云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
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
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
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東坡饌客罷，而俱來
紅粧擁隨之。東坡遺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
巫山窈窕娘，好將魂魄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
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憎九子
如仇，嘗作詩曰：去歲春風上國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
今眼底無姚魏，浪蓋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道，潛
作詩追法淵明，其語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
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桡杼，知有人家在翠

微時從東坡在黃州，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日與詩僧
相從，豈非隔林彷彿聞桡杼者乎？真東山勝游也。坡以
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七字師號。冷齋夜話

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纒動萬波
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
其爲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纒動萬波隨，
叢笠一鈎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臾吞又吐。信還
疑上鈎，渥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冷齋夜話

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窓風枯硯
水山雨慢。瑟弦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前輩。評此詩
云：轉石下千仞，江雪浪齋日記。

唐李愷之子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陽惠林寺與僧負
澤遊一日相約遊峨嵋山源欲泝峽澤欲取斜谷路源
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舟次南浦見嬾
人錦襜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
也源驚問之澤曰嬾人姓王氏吾當為子孕三歲矣吾
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時願公臨
我一笑為信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
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後適吳
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
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
性長存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又曰身前身後

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烟棹

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東坡詩云欲向錢塘訪負澤葛

洪波畔帶秋深即此事也

廿澤謠

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密湯而作詩換酒

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

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爰陶長官醉兀兀

送陸道士行渾渾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

故效之雷陶淵明把酒梳送陸脩靜過虎溪曾次九流

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山谷

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多

少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

居龍蛇渾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後三三雪竇頌
曰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潭堪笑清涼多少
衆前三三與後三三傳灯錄

大覺懷璉禪學外正詩荆公與之游嘗以其詩示歐公曰
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荆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
是中無一點菜氣璉蒙仁宿賞識番任東京靜因禪
院甚久嘗作詩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
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
曰堯仁况是如天闊乞與孤雲自在飛冷齋夜話

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今時候解便作世
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蓋不可無

若盡洗去清拔之韻便與俗同科又不足尚齊已云春
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郁
深之句華實相副頌非佳句邪天聖間閩僧可士有送
僧詩云一鉢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
為花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憚路途
賒亦非食肉者能到也西清詩話

西湖僧清順怡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曰城中寸土
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堦前
綠苔破又有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後渠綠陰繁不
碍清風度閑行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未啼破
幽絕處荆公遊湖上愛之乃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

游甚多 醉唱 齋夜話

東吳僧惠詮 狂垢汚而詩語清 妮嘗書湖上一山寺壁
曰 落日寒蟬鳴 獨歸林下寺 柴扉夜來掩 片月隨行屐
惟聞大吠聲 更入清羅去 東坡一見而和 其後曰 但聞
煙外鍾 不見烟中寺 幽人行未已 草露濕芒屨 惟應山
頭月 夜夜照來去 詮竟以此詩知名 亦齋夜話

東坡元豐末年 得請歸耕 陽羨舟次 瓜步以書抵金山了
元禪師曰 不必出山 當學趙州 平等接人 元得書徑來
東坡 迎笑問之 曰 以偈為獻 曰 趙州當日少譙光 不出
三門 見趙王 爭似金山 無量相大千 都是一禪林 東坡
拊掌稱善 僧室傳

王荆公丁家艱 閱內典於蔣山 與贊元禪師游 後如兄弟
公嘗問祖師意旨 元不荅 公益扣之 公般若有部 三有
近道之質 一更兩生 來恐純熟 公曰 願聞其說 元曰 公
世緣深 懷經濟之志 用舍未能必心 未平又多怒而學
問 尚理於道 為所知 愚此其三也 特視利名如脫髮 其
淡薄如頭陀 此為近道 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 公再
拜受教 元為人閑靖 寡言 客來無貴賤 寒溫外無別語
公後罷相 居定林 稍覺煩動 即造元 相向默坐 終日而
去 有詩題覺海方丈 贈之 云 往來城府住 山林諸法脩
然但一音不與物為真 道廣每隨緣起 自禪深舌根已
淨 誰能壞足跡 如空我得尋 歲晚北窓聊寄傲 蒲萄零

落半牀陰人以為實錄僧室傳

雪竇顯禪師嘗作偈云三分九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措
磨貪生日曰區區去喚起回頭爭奈何世人貪着愛境
以妄為真迷而弗返讀此偈者宜如何哉雪竇語錄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四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五

釋氏門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斲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
停夜鶯啼酒甕春顏回唯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
又豈以招聘為喜乎坐獨詩寄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
欲令無作有翻覺寔成虛詠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
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賴此北山
僧教我似真如使我視所遺自覺塵累袪問有知績有
得於佛氏者甚深也西清詩話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未
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放之館永歸於本

言言集卷之四十一
歸於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
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磨
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東坡論
陶子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
蓋深淵明者

同上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時趣觀其吾學空門不李
仙歸則須歸塊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
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遺病詩
云况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復捨彼就此去留何所索
前身為過迹來世即前程蛻骨龍不死蛻皮蟬自鳴則

與賈誼忽然為人何足控持化為異物又何足患之語
何遠耶孟郊未嘗留意於此而吊元魯山詩有苟合天
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同上

許渾送栖元奔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動
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鳥出塞胡虜滅
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奔官入道云水深魚避鉤雲
迥鶴鐘龍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云送師不得隨師
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禪之意也

同上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地寬庶得鏡
中像畫作無主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寺
詩云更聞東林磬九竅本非一與中尋覓花寂尔諸像

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同上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疑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畫善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矣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哭遯兒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水知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贈東林拙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

如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

同上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胷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教之道教也聖學魯家恭惟同出自東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同上

歐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醉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欵闕吾方仁義急君且雲水閑酬惟吾師云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謂收歛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

叅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公等
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為
亡人追福果有益乎荅去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
遂信佛法文康公得之於陳去非去非得之於公之孫
恕當不妄葉少蘊守汝陰謁見永叔之子棐久不出已
而棐持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為佛事葉問其
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如此公弗之禁止也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長運陸脩靜等十八人為社客獨淵
明不肯入社視眾人固已高矣無為子楊次公又從而
笑之其作廬山五笑於陶有曰我笑陶彭澤聞鍾暗欬
眉藍輿急回去已見出山遲視彭澤又高一著矣俱丹陽集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寘之大藏所以傳佛心印

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間何所不有而寘大

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自且著集序

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鳴寶集莫雜人乘經所謂盜

憎主人者耶又觀題文集櫃云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

宣只應分付女番與外甥傳於是後名亦大致矣同上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

偏袒右肩矯首左頤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

感寺之臨候流建炎間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

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烟波渺茫之中一索

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怪舞垂延游戲

言言會卷之四十五
那知我獨尊應迹不詳從異類截身何意恋窮源歸
來自詭龍宮化久住方知就鸞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真
通無碍本无門曾公衮云不知一壳幾由旬能納須弥
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雪水直通方廣古灵源月沉濁水
圓明在蓮出汙泥寔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
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衆今截慈寺同上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中之
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為洛陽令與之詩云火燒水
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
啄門疑啄木有僧來訪呼使屣挿脑高頰權者也叅
元名大師為華嚴疏主譯經潤文者會稽之澄觀也故

裴休為其塔銘云元和五年授僧統印歷九宗聖世為
七帝門師俗壽二百二者也傳燈錄有鎮國大師澄觀
答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
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造超詣豈若前二澄觀
有金植福筭沙窮海者之比哉又有曹谿別出第二世
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既有華嚴二字又有無名禪法嗣
之言似即會稽澄觀然續云無稅緣語句可錄則又非也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木救十千魚生勿利天
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現於記傳有放鱗得
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攬生无緣之慈下士
冀有因之果皆流水長子之慈意余居泛金溪上暇日

言言集卷之四十五
率同志拏小舟載魚鼈蝦蟹命五比丘誦空勝佛名若
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間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
者余輒爲書去漁師竟日漁水族作斤賣小指使鬼兄滿
載獲鱗介鯢鯨沫易羅所得亦殊能青慧公私朱鮪兼
小大霜鮪尚貫針土負或粘塊輪困積文螺郭索走蒼蟬
濕沫相煦濡自分煮姜芥豈知憫隱人規作江湖貨因呼
小青翰放溜舞澎湃坐忘黑衣號佛指青賴經翻流水
篇梵起魚山頌傾盆帶寒藻圍七看于適驚疑或依蒲喜
濯或生喝快若鷹辭鞞歡如囚破械定非校人也恐是餘不瓜
願汝籍佛力永脫鈎網債口腹聊尔耳香餌莫渠愛並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五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六

釋氏門

常應物奉訓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東
坡次王鞏韻云那能發詩酒亦未妨禪寂子由春盡詩
云楞嚴十卷幾迴讀法酒三升是客同道貴冲寂冥主
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天延樂命醕之時不忘
於佛事至今達者譏之葛常之詩話

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為梅花骨直觀之嘆曰如嫩寒春曉
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為賦長短句曰碧瓦籠
晴香霧繞水殿西偏小駐聞啼鳥風度女牆吹語笑南
枝破臘應開了道骨不凡江瘴曉春色通靈醫得花多

少抱癡醜寒春杳杳譙門盡角催殘照又曰入骨風流
國色委塵種性貞香為誰風髮流啼粧半樹水村春暗
雪壓低枝籬落月高影動池塘高情數筆寄微茫小寢
初開霧帳前蝶恋花石西江月也 冷齋夜話

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小溪風物類斜川余兒
童時戲劇之地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
春漲攘我夜月灣新晴為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
刺破碎波中山整釣背落日一葉嫩紅間又嘗莫寒崑
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問白鷗無事小舟閑個
中看我添圖畫便是華亭落照灣曾直曰觀君詩說烟
波漂渺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坦夷前身非篙師沙

戶種類邪有詩其畧云吾年六十子方半搞項顛螺度
歲年脫却衲衣著蓑笠來伴涪翁刺釣船嘗對淵材誦
之曰淵材曰此退之澄觀我欲收歛加冠巾換骨句也
冷齋夜話

余還自珠崖館于高安大愚山陳瑩中自台州載其家耒
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以書督余兼程來余以三
日至湓城堂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余曰敬
奉教然余見時好食肉毋使持齋余叩頭乞先飯餐肉
一日毋許之今日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吾二人死
而更生何如瑩中許焉曰鴈蕩天台看不足舸般兒女
寄蓬窓往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適真

言言集卷之四十六
如醉白生涯頴略似湘寵向未萬事都休理且听樓鍾
一夜撞與公灵鷲曾听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夏口甕中
截盃像孤山下認歌聲翳消已竟蕪磯尽方知珠自
明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余
曰此岐山猪肉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余客漳水見瑩中
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
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樅閑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
物多偏作疾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
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疾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
刺與岐山猪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浴齋夜話

陳瑩中謫合浦時余在長沙以書抵余為負華嚴經入嶺
有偈曰大士游方興尽回家山嵐月絕纖埃杖頭多少
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
俯看人世過飛埃湘南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
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
樹老見拊手笑有眼未曾觀故應潤物材一洗瘴江霧
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偏界不曾藏處處光皎
皎開眼失蹤由却緣太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絮一笑
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浴齋夜話

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上乘同佛知見豈能作此
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以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者誌公沒於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八

年至金陵由北之魏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
往往忽此頌而弗觀蓋貴耳而賤目矣余嘗手書此頌
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最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
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竟捨無境上施烏渾大有不見
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听一言只這如
今誰動口以至二相信心銘永嘉証道歌皆禪學之髓
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荅溪漁隱

陳体常荅黃冕仲二書叙學佛之旨深切著明余嘗三復
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尽行也体常又有頌六首今錄
二首其一云密坐研穷有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無
祖佛能超越豈有兜親更順遠歷歷孤明猶認影巍巍

獨露尚披衣翻嗟會得昭靈者也道尋師肯歸其二云
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到者稀即見即聞還錯
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玄旨鶴唳猿啼顯妙
梳有意竟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冷齋夜話云陳
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完在韶州極精進閉門誦華
嚴經舍利生袖間此真入信位日誦華嚴於觀音像前
有脩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節出之不可乃垂枝覆
像如世所畫寶陀嚴竹今猶無恙韶人為鎖之以為過
客游觀北還至未州淡山岩有馴狐九貴客至則鳴志
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為言
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

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菖溪漁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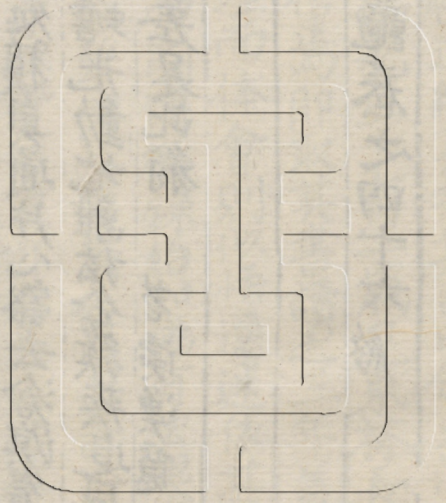
余讀劉興朝悟道經真集其言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版
盖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林長老總公與之語
七日始生信焉即取其書讀之三年盖恨其信之之晚
也然循其理而體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暫
靜還擾既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密相付囑
而達磨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見性而了心其
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証道歌讀之句句盡是
吾之心地讀至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負光色非色如
是希奇之事吾今已得現前任是千聖出來已須退步
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靈漢終是迷人喚人喚

可怜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今晡又未旦不
竟年華暗中換急抬頭高著眼徑寸不容蚌中產灵利
男兒薦得時好笑交渠腸欲斷又詩云今士堂堂此事
同歸因处处獲真通片心豁去滄溟窄双眼開未宇宙
空出海銀蟾光動地離弦金簇疾追風須知佛祖埋藏
後坐斷千差是此翁

菖溪漢隱

百家詩話拾龜卷之四十六終

言言自卷之四十一
五
二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七

罷人門

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惜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看

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曰松吟欲舞風費至云靈几臨朝

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妓曾城閉九重君王

歡愛盡歌舞為誰容沈佺期云昔年分食鼎今日望陵臺

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

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繒祗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

望西陵似此諸人差有意也魏武陰賊險狠盜有神器

實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忘於葬骨

之地又使伎人看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

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七下

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嬖分
香賣復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真名言我葛常
人君不能制欲於嬖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桀
奔南巢袖階妹喜魯威不國惑始齊姜妲己褒姒以至
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吳於西施王之耽惑不減於諸
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毅夫詩云十重越甲夜
城圍燕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
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不亡則安得以黃金而鑄之
容哉東坡范蠡詩云誰將暗天射吳兕長笑申公為夏姬
却遣姑蘇有麋鹿更令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弱楚而
強吳者以夏姬之故曾不如范蠡威吳霸越而坐得西

施也 同上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
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
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侯鯖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
善舞者名媚兒客質頗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
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褊裒影搖千尺龍蛇
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頹然不悅而去池齋

王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卒遂有一號者號轉
春鶯色藝兩絕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內徙
汝陰道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声甚悲晉卿異之問乃

轉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話此事客有足成章者晉卿覽之尤愴然其詞曰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過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青塵兩沉絕春鶯休轉沁園花

西清詩話

蔡持正謫新州待坵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琵琶即和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卒後侯簡響猶傳言呼之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若溪安漁隱曰持正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作十絕句為吳處厚箋注得罪謫新

州其間一絕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拋書午夢長睡起茫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閑適自在之意
侯鯖錄

回紋兩讀必徧獨此五詩不然其一曰紅窓小泣低聲怨

求日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匆匆

其二曰同誰更倚窓綉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

水嶺恨兼愁續斷弦琴其三曰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灯

殘月照空牀看君寄憶回紋錦字字索愁寫斷腸其四

曰前堂畫燭殘疑泪半夜清香舊染衾烟鎖竹枝寒宿

鳥水沈天色霽橫絳其五曰娥翠斂時聞燕語泪珠彈

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亂薄倖郎如露草希

漫叟詩話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
 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烟燼滅剛
 強必死仁義玉陰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
 用屑屑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
 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
 曲聞來似歛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愁听楚歌時滔
 滔逝水流今古漢楚吳亡兩立土當年遺事久成空博
 慨樽前為舞誰蒼溪漁隱曰此詩乃許彥國表民作表
 民合肥人余昔随侍先君守合肥嘗借得渠家集集中
 有此詩又合肥老儒郭全美乃表民席下舊諸生云親
 見渠作此詩今曾端伯編選亦列此詩於表民詩中遂

與余所見所聞合覽者可以無疑亦知冷齋之妄也
 冷齋夜語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身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
 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国亡入倫後宮

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国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
 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个是男兒
 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總數萬爾 後山詩話

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宋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随
 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熟蜀主與花蕊夫人夜
 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宋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未已
 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独記其首兩句云水肌玉骨自清

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云苔溪漁
隱曰漫叟詩話所載本事曲云錢唐一老尼能誦後主
詩首章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為正
也東坡洞仙歌序

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水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
風未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欹橫
髮亂起未携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
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未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唐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
章兩句後人為足其意以填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
篇云水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暖簾開明獨窺

人歌枕欹橫雲雲亂起未瓊戶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
西風幾時未只恐流年暗中換漫叟詩話

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尉李逢吉
留守求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李

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辭以遂
疾罷坐信宿耗絕但愁歎不能已已為詩兩篇投獻明

日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
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去月宮深紗

窓暗想春相憶書幌誰今夜獨吟料得此詩天上月只

應偏照兩人心一篇亡蒼溪漁隱曰余觀劉賁客外集

有憶妓四首內有一首即前詩也其餘三首亦是前詩

之意也古今詩話中既不云御史姓名則此詩豈非夢
得為之做手乎古今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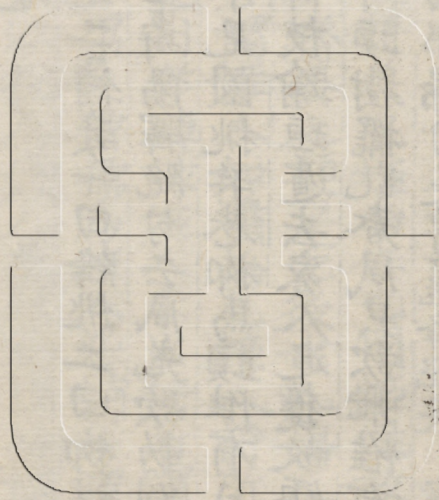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姬如
陳媯楚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矣南
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如妾
隨意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惟開見釵影簾
動聞釧声梁王僧孺為姬人怨詩所謂還君与妾扇婦
妾與君表江捻為姬人怨服藥詩所謂妾家却即好輕
薄持忿仙童一丸藥是也丹揚集

後山詩話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能文字
飲惟解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文昌張藉

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李于志叙當世名
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
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
竟不痊也

唐語林退之二侍妾一曰絳桃二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
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
特地寒不見園桃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寄意二
姝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鎮州初歸詩云別
未楊柳汀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
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碧溪

百家詩話捻龜後集卷之四十七 終



百家詩話拾龜後集卷之四十八

麗人門

陳瓠字夢和莆田人崇德初登第為福州古田尉既至官
 惑一倡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瓠曰夢和殘月過樓西
 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
 首句蓋寓瓠字也又有春時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
 地香未甚如花深院日長無個事一瓶春水自煎茶

夷堅志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喜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
 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未當甚
 強後小詩話

言言集卷之四十一
杭妓胡楚能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年丁令威年未死
如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尽時張子野
老子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
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入題徧自分身如
鼓子花子野於是為作詞也同上

蘇子瞻通判踐唐嘗權領邵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
年老乞出藉從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雜几尾
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陳
狀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
此之群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喜譁如此澠水燕談錄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

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
巢穴一時平婦未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詩話
李元膺表妻作長短句云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
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紅無數今歲重尋揮
手處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門路亂紅飛絮相逐東
風去元膺尋亦卒冷齋夜話

杜大中句行伍行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為杜大虫虫妻有
過亦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此妾所
為一日大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闋寄
臨江仙有彩鳥隨鷓鴣之語中竟而視之云鷓鴣且打爲
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今是堂手錄

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焉具召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
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
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希年
連齋閑覽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江愛其風物清佳留戀不能去諷詠
遊賞遇一女子小舟獨棹於煙波浩渺間忠悅之作詩
贈女子其警句云滿日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
女子得詩携之婦呈其父其父蓋隱淪客也喜忠此詩
遂以女子奉忠箕箒泛舟同入烟波不知所往青瑣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暝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
作西窓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鰥

元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乃二十八字媒也德

麟名令時東坡作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

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時字也坡云且教人別處

使不得若溪漁隱由德麟小詞有臉薄難藏泪眉長易

竟愁之句人多稱之乃全用也香奩集桃花臉薄難藏

泪柳兼眉長易竟愁一聯詩但去其上四字耳王直方詩話

毛達可未第時其內以一詩寄之云別燭親錦字書擬憑

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于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寄齋錄

近時嬾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疎

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

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言甚新又九日詞云

言言集卷之四十一
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亦嬾人所難到也易安再
適張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綦處厚猥似棄榆之晚景
配茲駟僮之卜材傳者無笑之苕溪漁隱

朝奉卽立屏中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又聯詠為樂
其中嘗作寄夫詩云簾裡孤灯竟曉暹獨眠留得宿得
粧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苕溪漁隱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能詩者最
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為最草草盃盤
供笑語昏昏灯火話平生吳安持妻遙萊縣君荆公之
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窓紗秋意應令我憶家極目
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泪看黃花刘天保妻平甫女也句

有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可得知荆公妻吳國去
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
酒携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洒可喜之句也隱凡詩話

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数首之後亦嬾人
云蚌胎光透壳犀角暈盈夫許彥周詩話

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惠中善填詞有戴者志其名兩
作浚守寵之既而得請王局之祠以婦僧兒作滿庭芳
見意云團菊包金叢蘭減翠盈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
千里倍潛然兩度朱轡鴈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
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花月湖
边有多少風流往事紫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王局

言言錄自卷之四十一
神仙應相許冲雲破霧一到洞中天 茗溪漁隱

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

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即席為之乞韵以九字詞云韓

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

卮芳酒記得南宮高過弟兄爭占鰲頭金炉玉殿瑞烟

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復齋謾錄

夏均父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常與客泛舟載肥妓而

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椀濁妓壓盃船低詩說雋永

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仕司馬温公宮祠范蜀公目許下

未同過郡會出四玉杯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路公將

治之温公請書牘尾云王爵弗揮典礼魚聞於徃記彩

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乃笑而釋之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師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

出牒鄭客求落籍高堂求從良于中命呈東坡東坡索

筆為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在好客客我樽前先墮

幘落筆生風藉藉声名不負公高山白早堂骨水肥那

解老從此良徐南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於句端

也茗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涂

且以鄭客落籍高堂從良為句首非林子中也 同上

江寧章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其字也工詩詞嘗有詞

記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离輕散尋常難禁三月

好風光滿堦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看

人泪眼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回
腸又云向日寄去詩曲非敢為工蓋欲道衷腸萬一耳
何不掩惡輒示他人適足取笑文虎也本不復作然意
有所感不自已小詩二章、四句奉其一云碧紗窓外
一声蝉牽斷愁腸懶昼眠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空撥
玉炉烟其二云盃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襲羅裳女
童未報新鞋酒安得良人共一觴茗溪漁隱
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韋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趙湖州文
云白日正中第罷翁之機捷堅城自墮伶妃婦之悲深
嬾人四六工者四六談塵

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曹夫人魏后有易安李李在趙氏

時建炎初從秋閣舟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
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北來消息欠劉焜

詩話雋永

山谷戲聞喜遣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嘉草鞋十
里踏堤沙鳩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萬首花其醜陋
可想山谷亦善戲也茗溪漁隱

劉備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為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着
意隋堤柳槎頭鷺兒黃欲就天色清明時候去年紫陌
青城今朝兩睨雲魂斷送一生憔悴知他幾個黃昏與
唐阿灰之詞有間矣復齋漫錄

陸敦礼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俎每巧韵於坐

客頃刻成章卜筮子云送我出東門乍別長安道兩岸
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
向消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
舡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
生怕黃昏踈雨芳溪漁隱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
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
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
心安處便是鄉因為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
分付點蘇外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万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

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東臯雜錄

余觀古今詩話翰府名談皆載冠萊公侍兒倩苑詩二首
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益以恠辭吾所不取今但筆
其詩云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收金
鍾獨酌令歌數闕公贈之束綵歌者未滿篠飛自內窺
之立為詩二章呈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由自尚
嫌輕不知織女營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其二云夜冷
衣單手屢呵幽窓輒輒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以
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
梭人間萬事君休問且向樽前聽豔歌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八

集一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九

飲食門

唐御食紅綾餅紵為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運孫等二十八人燕於曲江勅太官賜餅餠止二十八枚而已運遜後入蜀頗為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餠來其為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載今衣冠家有蕭家餠餠使家粽并韓約櫻桃餠餠又有胡突鱠鱉皮索餅之類號為名食不至於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餅餠之類也

晉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石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而曾所食而曾所食不

過萬錢是劬之自奉修於父也而劬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鎮俗在簡約塞問焉足莫是以姬孔為法以管氏為戒也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如何哉以史為正則所言誣矣東坡擷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盧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苟能如此則豈肯從嗜欲於口腹之間哉

酉陽雜俎載鄭愨嘗於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其屈莖如象鼻傳酒喻之名為碧筒蓋取蓮葉芳馨之氣雜於酒中為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筒時作象鼻灣白酒微帶荷心苦是已大抵醪醴之妙藉外

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奇如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皆藉他物以成者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而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為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世而止蓋出於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爾

同上

酒之種多矣有以綠為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盃樽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老杜所謂鸞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為貴者樂天言玉液滿金危是也有以碧為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醅春酒是也有以紅為貴者李賀所謂

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
色殆類熊脂酉陽雜俎載賈璿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
艇於黃河中以瓢奪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
為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同上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
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粲然者至季太白陶淵明則不然
各常為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真之言然亦太無
主人之情矣司馬溫公獨樂園飲云浩歌縱飲任天機
莫使歡娛與性違玉枕醉人從獨卧金羈倦客聽先
歸其亦二子之意也白樂招客飲云客告暮昏將歸主稱
日未斜又命小青娥長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為

有委曲相者然置酒送李漳州詩曰獨醉似無名借君
作題目又何與招客飲之詩異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
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木苦賢山谷云欲眠不遣客
佳處更難忘如是則不失賓主之禮又有可以通我之
情是賓主之情兩得矣 同上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何病而况於
杯酒之間况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田父索
飲必使之畢其歡而盡開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
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
候疑我與時乘老杜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
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

言言錄卷之四十一
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泊其泥之說則姑守陶
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陽秋
復齋漫錄云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
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
若非盃酒裏何以寄天其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
月漸老逢春能幾迴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
盃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
空歸去洞口菘苓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方敬

詩說隽永云福州嶺蛤蠣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時天氣
正熟不可致遠呂居仁有詩云海上九魚不識名百年
生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兕曹起妄情

藝苑雌黃云河豚所附本草云味甘溫日華子云有毒子
按倦游雜錄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暮
春柳花飛此魚能大肥江淮人以時為珍更相贈遺腐
其肉雜萋荻茅苧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
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故聖諭詩春洲生荻芽春
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救魚鰕而其後又云炮煎
苟失所轉喉為莫耶如此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為無毒
悞矣或云河豚子不可食其大纜一粟浸之經宿如彈
丸人有中其毒者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子
嘗見其漁者說其所取之由曰河豚盛氣善怒每伏水
底必設網於上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為

所獲吳人珍之以其腹腴為西施孔子嘗戲作絕句云
萋蒿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其美遠勝西子乳
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
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吳王好之以亡其國茲
可以為來者之戒

器用門

舒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 後元豐行云龍骨

長乾掛梁招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不用
又有寄楊德詩云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拚脩脩雨龍
骨豈得長掛壁是歲亢旱反前詠爾東坡亦有水車詩
云翻翻照照銜尾鴉竿竿确确蛻角蛇分畦翠浪走雲

陣刺綠針抽稻芽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霑者廣矣 若溪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流之句故詩家多有三翼為
輕舟如梁元帝曰華三翼舸无徽之光陰三翼過是也
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
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
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所謂三翼者皆巨
戰船也用為輕舟候矣

若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
餘腐既與丞相歎文發廷尉怒磔肉饑餓猶分糲雜
霜兔揜架刀槩捷落紙龍蛇驚物利易未詰時來即

所遇穿墻何卑微託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之類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及賤菴笙葵扇安可常不知菴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箏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梧菴笙以菴竹為箏也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方錄云瓊州出紅藤箏方言謂之笙或曰籟條亦曰行唐沈約奏彈歛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志此邪菴溪漁隱曰劉夢得詩香風蕙壘尾月露濡菴笙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九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五十

技藝門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天至剛之氣發於習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萬常之

唐令狐相進李遠為杭州宣宗曰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碁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乃薦

遠廉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

若溪

房千里作殿子選格序云以六殿雙雙為戲以數多少為
進身官職之序而乃條其選黜之目焉坡以流俗狂惑
經營尚來惴惴惟恐後於他人何異擲骰者心動於中
而色形於外也欲求勝人者哉王洙原彩選詩云卒無
及物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其大擾擾爭其細其理信
然

黃常明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非
裴之功不足以當韓之文非韓之文不足以發裴之功
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沒父之功訟之於朝憲宗使段文
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李義山詩云

碑高三文字如手負以靈鰲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
諺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摩治
比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愬曰十月壬
申愬用所得賤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
到蔡取元濟以獻文昌所謂却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
卷旆凌辰破關等語豈不

相萬萬哉東坡先生責官過舊駟壁間見有人題一詩
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膽
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錄之

同上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他宅也自著君
陽山記叙其景物亭館如輞川上可得其彷彿初僧誓

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希聲祈使授
已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
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滸人遂得召隱探蓋不足
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夢在大河之陽有
三人偃卧東首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也以易道畀予
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如有符契且云今年四
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
贊之徒復自為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恠誕如此其
人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陽秋

杜劉少府畫山水障歌云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浦城鬼

神入元氣淋漓障尤濕真宰上訴天應泣應物聽嘉陵
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
山鳴贈能吟李儋詩云絲桐本異質音韻合自然吾觀
造化意二物相因緣臨川詠魯公壞碑云六書篆籀數
變改遂後世多失真誰初妄鑿妍與醜坐令學士勞骸
筋堂堂魯公勇且仁豈亦以此夸常民直疑技巧有天
巧不必強勉亦通神坡詠歛硯詩云與天作石來幾時
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
此窮本探妙超出準繩外不特狀寫景物也

若溪

拾遺門

退之和劉史君云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夢得送王司

馬之陝州云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煙入興更成章自俗
吏觀之皆可坐不了事之目也 韻語陽秋

樂天云報道前驢少呵喝恐驚黃鳥不成啼坡云髮絲只
好對禪塌湖亭不用張旌旗蔡君謨云因傍堤松却飛
蓋為聞山鳥輒鳴 騶若俗士務此誇張俗眼又豈識數

公意 王常明

林和靖詩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頗能狀寒蕪態抑又
有意所謂怕貧者婦人女子耳大丈夫之不移何墮獲
之有子美有長貧任婦愁亦以男子未嘗愁也讓粟不
謀妻以明謀及婦人則不得辭也又云浮生有分定飢
飽豈能外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樂天云妻孥不悅

生恹問而我醉卧方陶然退之曰莫為兒女態戚嗟憂

賤貧 碧溪詩話

蕭宗至德初子美為拾遺參參為補闕或問二人孰賢予

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詩

云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難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

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史

之亂方劇上堂在蜀朝野騷然果無闕事時耶 碧溪詩話

李白月下獨酌詩未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而賈翁

玩月詩亦云但愛衫倚月我倚衫為三 舊唐書詩話

文如翻水成賦作义手速乃北夢瑣言記温庭筠才思

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义手而八韻

詩話總龜卷五十一
成多為隣鋪假手號日救數人也余嘗以八义手對

三折肱

碧溪詩話

老杜流落不偶然已為世所尊嘗有杖藜還客拜又有客云老病人扶再拜難則其坐深鄉曲敬可見矣雖然樊宗師見劉义尚為之獨拜况老杜乎黃常明詩話

周美成晚歸錢塘鄉里夢中得瑞鶴仙一闋惜郊原帶郭行路永容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歛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醉酌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聽

動幕猶殘醉遶紅渠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盜起自桐廬擁兵入杭時美成方會客聞之倉黃出奔趨西湖之墳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故人之妾徒步亦為避避計約下馬小飲于道傍旗亭聞鶯聲於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餘醺因卧小閣之上恍如詞中逾月賊平入城則故居皆遭蹂踐旋營緯而處繼而得請提舉杭州洞霄宮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嘗自記甚詳今偶失其本姑記其畧以書于編揮塵

余嘗於王荳夫瓘處見王荊公手書集句詩一紙云海棠乱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涼月白紛紛香風隔岸

聞轉枝黃鳥近隔岸聲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盃

今不知在何所

揮塵

萊公雖居相位於寢處一青幃三十年有親者求之欲其
易去公笑而答曰彼詐我誠雖敵何害實不忍以敵舊
弃耳析者愧之故魏野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及此使來願望縉紳而問迂者無地起樓臺相公安在
其清望為人所景望如此然永叔歸田里頗論其後汰
司馬溫公亦去豈非奢外而儉內歟

若溪

昌黎寄崔立之云傲兀坐談席深叢見孤羆四坐各
低回不敢揆眼窺可謂善言場屋事若平居所養不
厚誠難傲兀也

同上

退之韶州番別張史君云久欽江總文章妙自歎虞翻骨
相宅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鯁不媚犯上獲罪當長
沒海隅其剛編方拙凌突權勢出於天性宜文公喜用
江總乃敗國奸回特引之何故按南史孔奐傳宋主欲
以總為太子詹事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乃奏江總文華之人宜求厚重之才是時恐有訛云杜
云速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李商隱贈杜牧之云前
身恐是梁江總昔未可與言史也

同上

子美有朱紱負平生樂天有金帶褫腰衫委地紫綬相暉
映不惡赤紱金章盡到身如此尚多然亦有歎曰實
事盡消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又有簪纓假合虛名

言言錄自卷之三十一
在筋力消磨實事空皆自作解嘲也嘗愛韋蘇州云
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又有謝居士寄松英丹云一
拜藍峰送還使腰間鉤印與心違言與意皆自在也

散貞疎去未為貴小邑陶休何足云惟樂天早退乃可語
也 黃常明

蘇州寄粲師遙知尋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
燭獨自宿嘗於暑月讀亦有霜氣

籍贈令狐云久為博士無人識自到長安賃舍居未乏
為窮其尋時道士云昨來官罷無生計欲就專求辟
穀方其窮無以加矣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編不過述

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等事至於宮掖戲劇之事
則秘不得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守澄
之宗姪得宮中之事為詳如叢叢洗手遶金盤旋拭紅
巾入殿門衆裏遙看新橘子在前故得便承息又云避
脫昭儀不擲盧井邊舍水噴鴉雛內中數日多呼喚寫
得滕王缺碟圖如此之類非守澄說似則建豈能知哉
初守澄讀建宮詞謂之由宮掖之事而子昌言之黨得
罪將奚贖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
小時脫下御衣先賜著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
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姓同親說向九重爭得外
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花蓋夫人亦有宮詞百篇如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
貪羞走過御床前之類亦可喜也

余嘗赴京師往辭伯父坐中舉兄弟送行詩云問人求隱
店下馬過危橋及觀坡集送姪安節詩序其伯曾有送
蘇老下第歸蜀云人希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馱
急難之誠意皆相若但字有多寡耳余官辰沅逾年族
弟來相視將行率爾送之云就舍勿令人避席渡江莫
與馬同船雖鄙近不工亦可用於畏塗也黃常明

荆公日記云立春日悉剪綵為燕子以戴之故歐永叔云
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天云漢閣開
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春日貼子詩也

藝苑姓黃云脩真入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晨比望有
紫綠白雲者為三元者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
八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拜自陳某乙乞得給侍
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曰登天歲時廣記載此事
云臣錯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
蘇子容作皇太妃閣春貼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
素雲中望玉宸許仲允作皇帝閣春貼子云三素雲
飛歸北極九農星燦見南方

言詩總龜卷之五十一
馮書貴溪姜輔周

刊字番易丁祖

朱

樂平 胡暹

詩話總龜跋

龜舒阮字集百家詩話總龜皆卷卅十

有八後卷五十一寔抄錄未傳之書也

月凶殿言樂善嗜古見而珍愛亟欲與四

方夙雅之士共之延琰校讎訛舛芟剔

重冗而壽諸梓焉復俾采集近代及

國朝諸大家各而續成之蒐荒僻淺鮮蒐

輯尚未成帙姑識于卷末云

告

嘉靖歲次乙丑春三月吉旦

番禺縣學程琰謹識

